第六十二战 大剑

闹钟响的时候，两人才睡下不久，积了一身子的疲惫，被这晨曦微光一摧，登时觉得头痛欲裂，骨头酥麻，连掐闹钟都懒得动身。

“滴滴”声响了半分钟后，安容与越过言澈去拿手机，关掉闹钟，直接就收力往他身上一趴，哼哼唧唧地亲了好几口，而后又怕压着他，老老实实地躺了回去。这么一番折腾，言澈还是半睡半醒，嘴上呆呆回应着轻吻，眼睛却是没睁开过。

言澈订的高铁票在下午两点开，在此之前，还需要坐大巴去高铁站，得预留出两个小时。此时刚过早上七点，所幸言澈有先见之明，在昨晚和钦不语唠嗑时就默默设了好几个闹钟，防的就是这么一出。

之后闹钟又惨遭掐毙几次，九点时，言澈才一个激灵从床上弹了起来，战战兢兢去摸手机，看到时间后才放下心来，回过头去摇那睡得死沉的安容与。

又被迷迷糊糊抱着亲了几轮后，言澈无奈之下，只能红着脸捏了一下小安容与，这下他突然吃痛，皱着眉头坐了起来，弄明白刚才发生的事后，一把将言澈捞了过来，翻转压在身下，故作地痞流氓状说道：“娘子，你方才若是一不小心将相公我捏坏了，以后几十年可是都得守活寡了！”

言澈被他这一番幼稚的行为弄得又羞又臊，赶紧掏出手指点在他额头上，强装正色斥责道：“没个正型！这些胡话，你都是上哪儿学的？”

安容与绷不住，笑了出来，俯身亲了言澈一大口，说道：“我妈看的那电视剧里头的。哥，我可学了不少呢，以后都说给你听。”

言澈气鼓鼓的，又捏了一下安容与的腰，义正言辞道：“我才是夫君。”

安容与先是一愣，随后憋着笑狂点头，附和道：“是是是。夫君，我来伺候你沐浴更衣。”话是这么说，结果嘴又往言澈唇上探去，一通凶狠的深吻，两人纷纷忍不住喘起来，腰肢乱扭。

几分钟后，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，不管晚上出没出力，眼下倒都是精神抖擞的。见彼此都振奋至此，恐怕再不刹车会耽误正事，言澈赶紧推开那条撑在自己身上疯狂粘人的大狗，纤长的手指摸了摸微肿的嘴唇，说道：“起床。”

仿佛被剥夺了生命之源的安容与瞬间蔫儿巴，赤着身子下床给言澈捡内裤，打算履行刚才那句承诺，动作轻柔地给言澈更衣。言澈原本还有些害羞，待内裤穿上后，倒也不再抗拒。

离去之前，安容与遗憾不能给爸妈带两碗粉回去尝尝，只能买了一些特色泡菜和卤味，大袋套小袋，捆的严严实实。路过菜市场时，言澈找着一位挑着扁担来卖自家种的黄桃的老农，买了一些拳头大的黄桃，隔着老远都能闻到那股黄桃特有的香味，对于只吃过罐头的城里娃来说倒也真称得上新鲜。

傍晚时分，太阳即将坠入地平线，在西方的天际上投出几道橘色的云隙光。两人大包小包地出站，安容与以为言澈要带他去坐公交，便愣头愣脑地朝外头走去。

走了几分钟后，言澈在路边站定，不多时，便驶来了一辆黄色Urus，副驾驶门一开，正是茶发碧眼的钦不语。

“……”安容与脸一黑，“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来接你们啊，”钦不语春风满面，穿的倒是十分随意，简单的纯色T恤配牛仔裤，下了车就去接他俩的行李箱，“怎么，不欢迎？”

“……”安容与心想，肯定是言澈同意他过来的，于是不再发作，转身将书包也放进了后备箱，“行吧，正好给你也带了点特产。”

钦不语一听特产就来劲了，缠着他问了半天，后来又吵吵着要听游记，简直像个三岁小孩。安容与问起他怎么想到来接车，他便冷哼道：“我哥嫌我天天在家里无所事事，那我就出来找点事做呗。”

“你不打算去上班吗？这样也不用被不悔哥教训了。”安容与问道，毕竟钦不语回家已经半年了，每天就是家里和酒吧两头跑，还美其名曰调整时差。

“七月一号去公司报道，”钦不语叹了口气，“我哥说先给我个项目练练手，其实谈的都差不多了，我只要跟着助理去点点头、签个字，再握握手就行了。”

这下连不苟言笑的司机李叔都忍不住翘了翘嘴角，上千万的投资在这公子哥儿的嘴里跟几千块似的，上班也就是打发时间，真要说工资，恐怕还不够他一件衣服的钱。

一个半小时后，大包小包的三人齐刷刷出现在安家门口，言澈第一次觉得走进这扇门会紧张，安容与瞅见了，连忙牵住他的手，在他掌心画了一个粗糙的爱心。

几秒后，安父开了门，一看这三人都在，笑的合不拢嘴，赶紧招呼他们进屋。言澈瞬间红了脸，拿出包里的牦牛肉干和黄桃，嗓音有些颤抖：“安叔，给您带了点儿土特产，姨呢？”

安父接过那几袋子东西，爽朗道：“哎呀，你俩出去好好玩就行，不用带东西回来的。你姨在书房呢。”把特产放好后，他转身去叫安母出来会客。

安容与将另一份特产交给钦不语，又解开泡菜袋子，去厨房拿来几个碗，将袋子扣在碗上，餐桌上瞬间弥漫着令人垂涎三尺的麻辣香味。钦不语乐了，忙问这是什么，不食人间烟火的二少爷自然是没见过这种简单粗暴的路边小吃，抄起筷子跃跃欲试。

“这是我家的特色小食，泡菜。”言澈解释道，“可能有点辣，这一根一根的东西是鱼腥草，不知道你们吃不吃，没敢多夹。”

安容与前几天第一次吃到鱼腥草时差点吐了，心想为什么会有人吃这种东西，结果看着言澈把他碗里的鱼腥草尽数挑出来，吃的那叫一个香，他又忍不住尝了几口，没想到就这么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只觉得清脆爽口。

不一会儿，安母也加入到餐桌上，正要开动，钦不语电话响了，一看，正好十点。两分钟后，钦不悔一身高定西装坐在了安家餐桌上，四人都拿起了筷子，钦不语率先开吃。

“好吃！”几秒后，钦不语、安父、安母齐声说道，而钦不悔那筷子却还未落下，似乎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。

“哥，你吃啊，真的很好吃！”钦不语笑道，并且有想要喂他吃的冲动。

在多年观察这两兄弟的经验下，安容与发现只要钦不语乖乖听话，并且发自内心想让钦不悔做什么事时，钦不悔都十分受用，恨不得掏心掏肺、上天入地，只为哄好这个弟弟。个中原因他并不清楚，只是一想到钦不语从小在家里不受父亲待见，直到12岁被母亲带回英国，钦不悔大概也只是想弥补这个可怜又可爱的弟弟吧。

钦不悔几不可查地浅笑了一下，随即从十几种菜品中淡然夹起一根鱼腥草，嘎吱嘎吱嚼了两口，眉头渐渐拧起，却强忍着咽了下去。钦不语看着他几乎要笑疯了，又用筷子夹了块血粑喂他，“哥，尝尝这个。”

“唔……”钦不悔又抿着嘴浅笑，一口咬住了那整块圆形的血粑，嚼了起来。

“怎么样，好吃吗？”钦不语满怀期待地看着钦不悔。

他用纸擦了擦嘴，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好吃。”

“那我不喂你了，自己吃吧。”钦不语笑的花枝招展，继续吃了起来。

安容与在一旁说着旅行中的所见所闻，半小时后，几袋子泡菜都空了，连钦不悔都吃得干干净净，着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之后，钦不悔再次谢过他们，带着钦不语回了家。而言澈则被强留了下来，理由是太晚了，这个点回去不安全。

恐成最大赢家的安容与乐的冒泡，结果言澈却被安母领去了客房，说到底两人也没结婚，有些心照不宣的规矩还是得讲的。

十二点过后，一屋子的人都各自进房休息。安容与从卧室摸了出来，确定主卧里没有动静后，轻手轻脚地进了客卧。

言澈本躺在床上，大概是刚准备睡觉，听见开关门的声音，登时弹了起来，打开床头灯，一看是猫着手脚的安容与，便轻轻笑了起来，眼里全是宠溺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安容与像条泥鳅似的钻进了被窝，先是亲了言澈一口，然后才说道：“哥，想你了，来给你暖床。”

言澈关掉床头灯，躺了回去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可老实点，明天早点回卧室。”又被安容与按着亲了几口，他无奈道：“听到没？”

“知道啦，夫君——”安容与故意将尾音拖得老长，可怜巴巴地望着言澈，“再亲一下。”

原以为应该是蜻蜓点水的吻，结果言澈的唇还是被轻轻撬开，牙膏的清香在两人的唇舌间涤荡着，直到言澈感到即将擦枪走火，才推开了那尚未尽兴的浑小子。嘴唇分开时，在空中牵扯出了一条细细的银丝。

两道粗重的呼吸荡漾在房间内，从脸到身体都滚烫，可惜看不好脸颊上的光彩。言澈作和尚状念道：“睡觉。”随即被抱了个满怀，头埋在那个坚实的颈窝上，闻着熟悉的男人味，甚是安心。

第二天早上六点半，言澈的闹钟响起，安容与继续装死，懒得动也不想动。言澈凑过去清了清嗓子，在他耳畔说道：“再不起来，我可又要辣手摧花了。”

突然感觉风吹裤|裆微微凉，安容与从恍惚中惊醒，下意识以手护根，看见言澈那张浅笑的脸后，他扑过去亲了几口，悠悠说道：“谢夫君不捏之恩，我先回去了。”

从客卧溜出来时，安容与正想着这在自己家还跟做贼似的，结果转身就撞见了起来做早饭的安父。

安容与：“……”

安父：“？”

几秒钟尴尬的沉默后，安容与挠着头笑道：“爸，早啊。”

安父也明白发生了什么，笑着摇摇头，以食指点了点他，说道：“你小子，要是给你妈看见，就得揪你耳朵了。”

安容与忽然感觉耳根子一疼，赶紧陪笑：“哎，还是您最疼我了！”下一秒，他的耳朵就真疼了起来，扭头一看，安母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此时正斜着眼睛瞪他。

在给亲妈赔礼道歉十分钟后，安容与彻底精神了，于是也不再睡回笼觉，回房间换衣服洗漱。整理完毕后又溜过去找言澈，对方也已收拾妥当，正等着他一起去吃早饭。

吃完饭后，安容与送言澈回去，晚点约了看房，先回宿舍收拾下这十来天的行李。临近毕业，言澈的日程很满，这悠闲惬意的毕业旅行都是生挤出来的。今日看房，还基本就得定下来；明日参加毕业典礼，顺便带着硕士服去校园里拍照，晚上还要请实验室吃散伙饭；再过几天就得搬家，等新家布置得差不多，又得马不停蹄地入职，根本没有喘气的机会。

言澈约了六个房东，价位都差不多，只用去看看小区位置、环境，房间装修、电器等硬件，找个差不多的就行。两人一直看到下午三点，最后一致决定选最好说话的那个房东，虽然房租不是最便宜的，但与房东好相处，不胡乱涨价刁难的话会舒坦很多。

这间房离公司只有不到两公里，以成年男子的脚力，走个十几分钟就到了，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，要去市里也很方便。小区内开有大小饭店和水果店，因为是青年公寓，住的都是二十来岁的单身工作者，当然也有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情侣。小区里头24小时都有保安巡逻，监控全覆盖，附近还有个警察局，安全有保障。

定金一交，之后找几天搬家、收拾就行。家具、电器都是新的，带上床单、被子就够了。安容与尤其钟意那张超大的双人床，他俩可以肆意在上面打滚，床垫不软不硬，方便受力，不会一带力就整个陷进去……

“想怎么呢？”言澈见他嘴角微微翘起，眼里含春，遂疑惑道。

“没……没想什么。”安容与干咳一声，赶紧岔开话题，“哥，床单和被子都要买吧？”

“嗯，我把要买的东西都记下来了，过两天去趟宜家吧。”言澈答道。

两人去公司所处的那栋商厦吃过晚饭，便各自回家，言澈需要先收拾一下衣物，安容与则必须回家开直播。虽然旅行那几天在坐车的时候和各个战队经理聊了聊，不过总归不是正规场合，他想着等言澈搬家忙完后，再找时间拿上合同面谈。

哎，真是到了不得不为生活奔波的年纪了——安容与心想，不过再苦再累，也要为了两个人的未来做打算，突然就有一种自己已经成为家中顶梁柱的错觉。

这天晚上他手感很好，连赢了五把，每把数据都相当漂亮，排名跃至542，之后又从一个领队那里打听到一个好消息——为了备战明年在上海举行的TI9，国内各大俱乐部决定联合举办青训营，为战队注入新鲜血液，条件很简单：天梯前1000名即可报名。